

魏書刊傳

蘇州府常備範學校藏書

明治三十年一月調查

第一號

三國志 廿七之三

魏書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

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入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伏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邈糾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寮彈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

魏名臣嘉祿黃門侍郎杜恕表稱瞻觀王和信有兼才尚官重任不但三州

盧欽著書

稱邈曰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實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 遼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

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

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按別氏

名徽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諫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

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

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

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

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

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為嫌

隙五責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

晉書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陵字元夏陵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解並有器

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陵兄弟與其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若三

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陵少

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台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陵以在魏

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倚任風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

當世以為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顧川

荀愔皆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愔時

為尚書僕射以茂驥之執弟陷為駿黨遂枉見殺眾咸冤痛之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

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

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實清行賜其家錢穀詔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首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屬機清曰實之為徐州也威曰京師官之資為道路糧威曰大人清曰不審於何得此絹實曰是吾休條之除故以爲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織取機杼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實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扶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自親自里威疑之密訪問乃知其部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還之後因他信具以白實實執其部督自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皆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號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庶子季象征南將軍威子英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重名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震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

謂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官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進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少與

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卽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

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
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肯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
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履
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
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
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
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
未有不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
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
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
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
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

戒闕黨也若范旬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并惡其掩人也

國語

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使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并

臣松之按對秦客者范

變也此云范旬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

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於晉
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
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
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
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
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
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
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爲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

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
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卽以爲識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
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微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
人或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已衆矣可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求略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緱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

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

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伯

名奔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

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

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

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爲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德顯則

偉事陷惡逆者以爲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顯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及之於昔不空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不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也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爲拙柳下爲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

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冷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

子遵之昭先名嚴如傳曰嚴樂安南昌人世爲著姓風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

童父字子之廣以至今行稱諸家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開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瞻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歲歲祝阿令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逢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輟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

六十四其買者欲隨時價販贖自取本價八匹其買者悉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暇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嚴叡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懸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嚴質之然其意祇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嚴惠其舉爲臨南侯庶子相國東曹掾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誠懇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嚴爲人淳粹凱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流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者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嚴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言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貴辭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執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相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銳今

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昶奏孫資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

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祖詣江陵兩岸引竹組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祖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祖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祖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祖據夾石以逼江陵待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執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

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按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封方任平吳有功封

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

費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渾將車述

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和諸子中湛最有德業而承亦

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興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

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

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

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

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

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

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

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

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

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就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卒江夏其後全琮出廬

江未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彙卒起雍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雒父郎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備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執矣今

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執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報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

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臣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執分進兵偪項儉眾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

安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統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旣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安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執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眾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

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其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職略載基此

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二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

分諸軍使烈督諸人徑造沮水州義陽南屯立城承書風發谷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誘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渭水方便擊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度此西道當由箭溪口乃越千上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爲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盛農之務微難必之利此舉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雨橋斷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糧重士衆飢餓上上邦又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害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富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收諸軍已上道者且惟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鄴牛之說欲封六國竊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是歲基薨追贈司空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譚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

論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旣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魏書二十七

魏書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一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

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時年皆少踰城

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爲發干長魏略曰凌爲長時年皆少踰城

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

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

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定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

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

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

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

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

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羣臣不堪為主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與曹氏凌使人告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下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令數段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執傾四海聲震天下而百姓安之莫或之棄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曹氏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政令則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收厥夜罪解以恤民為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智

昔鍾繇與曹氏共謀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愚書曰愚字公右本名所自造者也

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不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思免官治罪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出妖馬夜過官收邊鳴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子朱虎故愚與上凌陰謀上楚王乃先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各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法詳知星問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凌言三年春吳賊

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

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執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永次宣王承詔

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

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星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

無物以警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敕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
繼海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奉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重濟東夏事
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猶蒙親恩復親日月已甥
今孤愚拙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押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
如此是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戮謬蒙赦宥今遣捧送印綬頃至當
如詔書自轉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宥加怙舊好不復
自疑僥乘小船自趣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
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還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
傅曰我舉卿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
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 千寶晉紀曰凌到項見曹進祠在水側凌
呼曰賈柔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 宣王遂至壽 晉張式等皆自
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遠為驚甚惡之遂薨

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固字恭夏為人有器實山陽固字恭夏為人

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后氏
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
楊東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廢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
庫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
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平固又曰無而楊康曰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
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
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
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真得封拜後以誣頗參錯亦并 朝議
斬焉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咸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

愚罪空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

朝服親土埋之千寶晉紀曰兖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冢客以進弘華爵為鄉

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廣金虎並才武過

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魏末傳曰凌少子宇明

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身

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

授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

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

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 喪亂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嚨之要

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母丘則到官 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桑附為官奴
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典志氣忠烈臨難不顧 為將按民夷陳說福福言則涕泣於時
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率精兵與 張掖濟故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
張掖番和驢二縣吏民及郡雜胡集惡詣典與皆安撫 使盡力田與每所歷盡竭心入為
力誠國之民吏殺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

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
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
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
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
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
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紹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
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
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
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
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
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
梁口梁音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

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

思之按東夷傳
有句驪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

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
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
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願追之

世語曰願字孔
碩東萊人晉永

嘉中大賊王
彌廡之孫

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

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
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征
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
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
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
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
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

欽亦感戴授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

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

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

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

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臣輔魏室

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職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強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以惑多春車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臨國難又為人所害卒於業衰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懿是過東關坐白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收積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懿與曹芳共起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野在兩將士衝鋒履刀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執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各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多慙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乎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紉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孺僅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廢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

不自改悔修復臣職而力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降何不朝覲陛下欲奪李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尉綏給賜而師舉秦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謠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強執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鄭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亮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冀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驅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惡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矣就弟弟昭忠肅亮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子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戮子季友鳩兄上為國計下全宗族雖鮮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制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遣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執時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王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與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齊內師專權用執賞罰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囑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

大將軍

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

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

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
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
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
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
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淑小名豹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作爲二
還隊夜夾攻軍淑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淑退欽亦引還魏木
傳曰殷中人言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
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
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且乘大馬破鐵胃追及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謐
言君侯何苦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責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
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不祐汝乃張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
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
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
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

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極地時託付天下此遠近
所知後以執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公侯侍

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
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
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忿憤內發
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目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願
東問影響相應問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
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一問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
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共負同禍福已連非言節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其事曹
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工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豈所不忍爲也
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
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詐之更謂小人爲誤諸軍便爾瓦
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順復還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特克破所
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頓闕無復他計惟當歸命
大興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
祐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遺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人共敦崇大義深見
慈惻然懷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號曰欽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
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空使漢軍克期要使六合投考與周召同封以託計兒孫此亦
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忠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
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
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

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各京邑齊王之廢也何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鄰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爲人也及儉起兵

問屈願所在云不來無能爲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能不也欽

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仰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幸高恭慈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鳥鳥之情獨懷憤而任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懷懷愚管所執智慮淺薄識節不勝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昌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僭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樓建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人欽坐與魏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答數百當死太祖以覆故赦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爲淮南牙門將轉爲廬江太守廣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克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微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凌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諠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而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書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爲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爲郎與僕射杜襲試船周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族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

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愼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斬不可長

明帝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顯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令劉放子熙孫

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此以父居號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職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

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大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

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
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
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
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魏書曰誕嘗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揚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
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
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
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傳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重
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

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卿所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曰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誕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問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破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曹山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扶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念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爲魏末傳所言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
兵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於臨湘爲孫堅立廟前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嘗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家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
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祥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以誕爲左
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
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

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
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
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
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
而殺之城內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
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
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安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
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東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
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事上及其親戚豈肯
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跳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
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謀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惲等
惲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
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將班焦彝謂我

不能出而走全端全端又率衆迎降此故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
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野復還入
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
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
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鶯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
之衆不爲用鶯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
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鶯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
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鶯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
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鶯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
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
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

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千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

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曹瞞陣而死

唐咨王祚及諸碑

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圖壽春議者多欲急攻

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

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

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

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

千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工之築圍也誕笑之曰

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市之攻元早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于觀宇仲思吳平還晉觀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及破壽春議

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

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

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

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

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

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

傅子曰宋建惟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注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

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

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

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

餘皆赦之聽鶩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

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東席卷淮南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

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鶩養欽忘瞻昔之隙不咎誣眾使揚上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尊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

鶩一名叙晉諸公贊曰叙後為將軍破涼州與各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關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叙官東安公孫諸葛誕外孫欲殺叙因誅楊駿誣叙謀逆遂夷

族三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

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

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

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

之爲掾

世語曰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奔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

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

相艾後爲典農功曹奉使請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

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

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

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

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

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一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

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

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

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

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

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

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

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

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

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

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六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以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

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二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空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
危殆艾以邇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
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
退還白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
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
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
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觀受
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
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
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
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其理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
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
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
深入虜庭斬將搃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
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帝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
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
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

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部艾以萬人入江中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戰百勝而倉庫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

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
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

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
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
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
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
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業以結詔書監車

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

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

遇於繇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

及孫於西域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

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罰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初艾當代蜀夢

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

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

東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

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

河東太守中子敬大司農少子儲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

子翕字世都清貞實素辯於論議深公深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

中書令遷爲監臣松之按蹇象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泰始元年晉室踐祚詔曰昔太

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
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

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
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
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
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
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
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
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
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
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執使劉禪君臣面縛
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
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
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

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
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
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
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
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
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
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
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秦始
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諸葛亮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
帳下將帝遂召亮艾震曰中艾之忠言之流涕亮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
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爲洛陽中郎爲南郡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顗子行獨免千秋死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

陽州秦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

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秦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

宣王所知及征孟達秦又導軍還許秦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二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秦會使尚書鍾繇調秦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擢為太子太傅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

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備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譏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以飾其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腹脹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毒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關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中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蓋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子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于中護軍蔣濟著論謂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志憤將引鴆弗獲餐飯致噤帝乃止

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

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

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王曰松說服以足景王曰不當爾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一乃出後王獨拊手歎曰此真王佐才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也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潛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素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

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

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

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

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

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

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

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歲誦易十二歲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

學農則倦倦則意怠吾醒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箱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顧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兄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執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盾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泰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紬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恩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賜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及誕反姬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得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惲孫靜從子端翊諱等皆將兵來救誕惲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曾建

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惲等說吳中怨惲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惲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曰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其籌度地形考論事執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

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
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
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
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
莫不震悚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
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
城輔圍樂城會經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
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
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
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
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

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
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寧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土
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
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美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
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
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
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

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候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肯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各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同肆去累卵之

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鮮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諸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知府子中丞進政中御由中丞進攻劔閣不克引子餘字德林政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政侍中御由中丞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于曾維至廣漢郡縣令兵悉放器械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

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賈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執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救咸闓等令分兵據執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而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譴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

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營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晉鑒此言非出虛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

十二月

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臧制衆城罔羅逆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

世語曰

會善殺人書於劄簡要文章表曰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恃傲多自矜代又與文士報書手作以疑之也

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

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敕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

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眾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更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立建木屬胡

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慙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

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結語親兵及疏與其子

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梃梃音同數千欲悉呼外兵人人賜

白帽音落拜爲散將以次梃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

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

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

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

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

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

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

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

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見名淵字世元

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將領至車騎將軍子館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爲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爲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凝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錫鵬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與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代法

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

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

毅及峻迪

勅迎反

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

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

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

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

爵若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

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

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初文王欲遣

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

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

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

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

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

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

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

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

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各部梯字元伯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

會功曹向雄之收悲會也召而責之曰昔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知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維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雖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室以立於時殿下譬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祿復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墮鍾會而義動明主使皆忠烈奮動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華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實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知禮而道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

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

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

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又不可訓故不說也老于是有者也故相言無所不足亦為儒假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弼所對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吾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其妻朱整又議用弼時丁監與晏爭衡致高邑王終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弼觀爽請開庭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傳至治名高尋黎無幾時弼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屢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惟非所長並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接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知何晏自然有所技

得多憂也順以所長矣人故時為士君子所共新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技鍾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向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賴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曰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賴子之量孔父之所價在然焉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使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量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輪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喬好談弼老將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病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曹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始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古者乎故其敘淳義則麗辭溢自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氣相推解皆廣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黎與族兄觀俱遊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黎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觀有風貌乃以妻觀觀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黎邑有書近萬卷末年祇數車與黎黎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黎子與焉既被誅邑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

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黎二子以業嗣黎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

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

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

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楚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魏書二十八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

人也一名萆

臣松之按古數字與萆相似寫書者多游不能別萆字元化其名安爲字也

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

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

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

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

鍼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鍼病亦行差若病

結積在內鍼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

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

差不痛人亦不自知一月之間卽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

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

在右則女人爲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他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他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他言 府吏兒尋李延其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他曰尋當下之延卽發汗或難其異他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他適至他謂昕曰君身中佳 昕曰自如常他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車歸行數里昕卒頭眩暈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墳子獻得病已差詣他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驗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他言 督郵徐毅得病他往省之毅謂他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他曰刺不得

胃管誤中肝也 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他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痢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他他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女宛九十日卽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躡蟄其手呻呼無賴他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他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他視平他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 五日卒應時歸如他所刻 他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他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他言立吐衄一枚縣車邊欲造他他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他北壁縣此

蛇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經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佗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恐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傳曰有人病兩脚攣不能行舉步能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終不復須有脉便使解衣貼鬲

直均謂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

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旣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空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政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特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

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
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
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
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
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臍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三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
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
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
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

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人有在古池山見山陽太守黃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

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三十左腳膝裏上有瘡
養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酒黃色六兩頭好馬
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
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其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倉口令去二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倉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
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聽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嘔不能
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候視諸脉盡出五色
佗令弟子數人以鐵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而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市飲以亭歷大血散
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又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及漚云當
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灌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濕氣高二三尺滿百
漚佗乃使然火溫沐厚覆良久汗出膏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平切痛十餘日中脘骨體
落佗曰是脾中腐可剝腹治也使飲藥令腹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
傅之飲之

後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

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
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之事熊
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

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
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
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
巨闕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
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
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
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
大抵五藏諸病氣本由於迷入山者見
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
因醉亂談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節儉等事曰賴川節儉能辟穀餌伏
苓日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容顏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勿儉之至中伏冬臘暴數倍
議郎安平李重學其辟穀餐飲冬飲寒水中泄利殆至墮命後始來宋人無不鵬視狼顧呼吸吐
納軍謀祭酒弘農董奉爲之過差氣調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說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
往從問受關竪真無事於斯所也人之逐聲乃至於足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常仙
濟南縣臣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邑因華之東園有書百餘卷衆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
更榮言其尸解也至今恨不取其書書仙藥類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
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
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至慈陽城有
郭始始能行氣導引慈陽房中之術儉善辟穀
悉號三百歲卒所以求之於魏國者誠惑斯人之

徒接研究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格而服雲與衆六
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遇
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由非常之云余常試
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良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盡壽可
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惡至精莫能行也且始者老而
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
誘之美辭以尊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余於海
又言諸藥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臂背出脾欲其
食少而羸行也又言取鯽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爲尾鼓鯽游行沉浮有
若處滿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
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
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樂人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
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
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
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
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述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之中
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
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
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
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
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邵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時有伏風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

必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經機之變不

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機五十餘者五十餘者六十餘者六十餘者七十餘者七十餘者八十餘者八十餘者九十餘者九十餘者

十二器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無
可以言按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
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
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
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爲固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
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試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
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歌樂舞象
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剛難變巧百
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
之於樓邊懸漆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發輪爲常則以斷
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
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
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
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
逮矣心乎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
同傅子曰聖人具德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
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頡頏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辭是非言謹宰我子貢是也
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內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
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
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水勞二人之力不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其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愚難
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啻是矣其不啻是因不用之是不
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

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機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並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中俱不典工官巧無並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安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劭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凋之曰惟當嫁卿阿鶩

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晡時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鷺爲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

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旣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

後夢憂失火也宜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此建平之相
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

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中喜觀天文常云家雞野鷄尚知轉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上樓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每各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易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愛憎已不覺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雖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自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
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賦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郎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端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譽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費之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自能言之
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如自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
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奇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
端遂經於陰陽文采絕流校樂橫生少引聖緒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助論難鋒起而輅
人人各對言皆自餘至日向尊酒食不行李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得聽其言論正似司馬
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又神以茂必能明天文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
地聖變化之數不徒行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三人皆得覺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

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

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問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而讀易數十日中午

意便開發言難喻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費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初無差
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問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語語義問君但相語輅語未
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
嘗不推機陳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驚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上人獨請輅
具告辛若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覺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以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
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
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
禮也兄弟雙來三十餘載如棟子不可復治但願
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經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因已買棺

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

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輅相

論其意義輅論之輅曰占說變化之義若現具短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輅
分著可謂自者欲觀白黑輅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輅

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

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
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
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
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
患輅別傳曰基輅共論易數日中人以爲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其清論君一時異才當
上竹帛也輅爲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水所生而野
易一鳴武丁爲高宗桑穀生大戊以典焉知三事不爲
吉祥輅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
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
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卽遣信都令遷居
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一棺一棺
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朽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此骸骨去城一十里卽之無
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死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問便

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繼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將終以備此自天授
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閭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
老書佐爲地老鈴下爲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哉乎爲見於父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
何由肯父象而任胃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
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解爲苗他如意爲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地者協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
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
以微軀化爲地鳥不亦過乎

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父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

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
州里達人何言之鄭重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仁義伏義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
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手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荀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
以爲難彥繆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輅又至郭恩家有飛
經每論輅以爲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

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

主人雖喜富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

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人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及覆謠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此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

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辭才初雖聞輅能鳴鳥鳴後輅明其曉也輅答曰夫大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淳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鳴並起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亦鳥火日焚在刑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有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為虛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衡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咎何暇之有乎大鳥鳴之聽精在鵲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輅至列人典農王

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

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

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

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

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人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神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

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驚飛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輅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輅之賓輅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策龜龜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龜也第三物殼

疎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龜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戲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有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

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明自
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兩集然後登城曜
威開門受敵上諭五帝如江如漢下諭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
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離水無以尚之于時
客皆欲面縛銜璧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
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夾紮元才在朋友中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何何意為龍輅言
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拘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其一則輅占既
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為開父散理分職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述景春
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
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少即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散才游於雲漢之
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

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

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各厚味脂膏天精幽火次為槐樹變為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

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其載車牛驚下道入漳

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隣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

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

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即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

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定蒙陰和之應

得及羽儀之時徵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

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李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

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

九年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齊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

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輅有管鮑之從茲千來就郡輅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江注故時死

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翔翮吳蒼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輅州裴使君才

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

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門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

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三君顏色何似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

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馴馴拘繫後歲歷年去上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鳴天骨起風塵此懼

悴使君言馴馴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仲思齊季主游求道術問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

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求道術問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

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此貴之甚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

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空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

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悅懷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入爵闕者

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輅驕更為北鳥荆山反

成凡石即徵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輅休在庭前樹下乃至雞

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鹿從事三見輅治中四見輅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

君使君言丁卯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之志殆破
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其理也略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
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人神者當步天元惟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覺道無窮未暇細言若
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爻微辯而與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
不足勢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略去之後歲也則當有時刑
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口其清譚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

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
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
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鳴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樵則懷我好音
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
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執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
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
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
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爲何晏所請果其
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
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
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其輅既稱引鑒誠晏謝之曰
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
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
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

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目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
明交錯與古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
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而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
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
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
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
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
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屬服之焉蓋令不了相

見得清言然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後灼灼耳

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

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

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見叔不以爲懼緒緒皆意輅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舉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木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問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大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舍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輝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首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易獸體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寧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自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澤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風夜研機寧溫故而素志

行怪未暇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斯務也

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

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想好易而不能精輅相見意甚歡

注易之志意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且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玄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東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曰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輅曰同列乾之象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篇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釋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諸篇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辟聚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豈承雅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者有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蒙穢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邠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輅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趣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

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格言此郡所以各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內對以類相求魁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戶流血汗染丘岳靈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骨父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龍也。邪曰聽雅論為近其理并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大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邪問格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各朝日為輝日中為光。晉諸公贊曰邪本名炎犯晉太子濤改為邪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淑侍中次宏子終遐太常次漢字仲煥光祿大夫漢清中有貴識名臣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曉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丹陽清河令徐李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李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各之惟以梳為枇耳。輅別傳曰清河令徐李龍字開明有才機輅相見其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各風至以為火旱者龍象也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大論難當先審其本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王若以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山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李龍言大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宗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雲陽越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八陰之

水噴吸之間屋景以集荷精氣相感應象應乎二豎苟不相感則一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李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古惟在鷄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鷄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稱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愛感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而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鷄雉也李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恐驚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于春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充為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輅百性飾城郭則全不從革此之謂也李龍飲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李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查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李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任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書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交查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李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李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兩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
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

天到數一甲子月皆沒屢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佩
調謬言誤中耳不爲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請修曰大

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

既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執赫奕皆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
皆爲設食賓賔賤賤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各執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
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
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由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
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
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
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選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
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賴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
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其語使人精神
清發特不服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嘗得無所顧慮得與輅得慎鄭裨謂晉卜俱未
子章楚丘平魏白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籌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閭閻淺
得因孔懷之親敬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譴曲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義之
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鳳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
杳杳兮精絕偈以文離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推指追響長嘆也昔京房雖
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建武之黨耳聽
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獲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遇不見遺可
謂知幾困遯也京房上不至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湛範利國利身固不能用卒
陷大刑可謂枯蘖之餘習膏燭之本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
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連東方
朔不遺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曉爲鳴
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使輅官達爲宰相大臣膺腹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顯
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
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將賤親賢遐潛不宜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開闢
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据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

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
哀懇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注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云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
知半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為安卦卦主象辭喻文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
各使有理言絕之役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始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按辰所傳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換輅傳寔時為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
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解寔傳寔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
十五年生也至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二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
不相應也近有蘭續伯者各繼該微述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
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與寔虛誣之議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
為鄉婦卜云牛云當在西面府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輅已
中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裝輅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且於東陽城
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其鬬具如其言豚遂走即其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
云甚多此類辰所載輅十一二年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
嘗候遠隣主人患穀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
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輅已主人罷入生乃
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臥假寐欬有一小物而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所
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祜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
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輅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職三
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輅不詳履仕宦至州上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
又云輅卜亦不悉中上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
城門夫人者輅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瘳華家時居西城下南鄉里中三廡在其東
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方後無何有南師嚴騶當充甲卒來詣盧
公占能治女耶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効即奏除
騶名以補太醫又云輅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長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騶
手四向自當得之
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
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曰
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書二十九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魏書三十

三國志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

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
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
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
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陜北之敗青龍中
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强者遠遜弱
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
烏丸鮮卑卽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
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
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口又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驚怒則
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雖勇健能理決鬪訟相
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邑落傳
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搖
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署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嫁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皆隨妻歸見
妻家無尊卑且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山妻
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踴躍悉充頭以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

分爲營者何決佈以金碧爲中固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其若無親親者則已子以
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易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爲侯地立青條東
牆牆似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醴藥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鐵
金鐵爲兵器能刺草作文繡織縷帶也病知以艾炙或燒石自慰燒地臥上或隨病處以刀
決辟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則養犬以采
繩嬰弁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大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
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自坐牽犬馬歷位或歌
哭者擲肉與之使一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逆達其赤山然後殺犬
馬衣服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
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復不止謂大人平之有罪
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爲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
狝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蠃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爲匈奴所
破之後人衆孤弱爲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街罷單于時烏
丸轉輸發掘匈奴單于家將以報冒頭所破之恥壹街罷單于大怒發一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
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破
匈奴兵果其衰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
末並與匈奴爲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
餘匹烏丸遂盛轉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軻比能等九千餘人
率衆詣關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
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役以領護之遂爲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
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人板鮮卑還爲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段志賁遂破其衆至
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
人司馬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
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廐爲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廐率將王侯歸

去延等從烏丸投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遂皆拜爲率衆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皆安居華蓋羽旄黃旗內附北平郡東拒遼東世守北平爲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惡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曰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幾失厥上之君以侮人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而士忿憂國懷義與漢兵爲表裏誠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馬者楊林齎單于印綬車服以對網勞其各緩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減者視於爾神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閭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執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

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魏書

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眾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救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葉音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教遣弟阿羅槃等詣關關貢封其眾帥三十餘為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兒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羝羊端牛犛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納驪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鮮卑自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率眾入關關貢於仇責爲王永平中祭彤爲遼東太守討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貢等首於是鮮卑自懷煒酒泉以東邑落大

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糧 但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幽州部衆從烏丸校尉任當擊叛者封校尉幽州部衆王賜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貴宮受邑落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人人易倫其主健等七千餘人詣邊降封烏倫爲王其主健爲侯賜朱弓還去後其主健復反聞烏丸九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种及幽州刺史耿种之其主健遂盛盛控弦數萬騎數道人塞趣五原擊和政匈奴南單于殺左與健日逐王顯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殺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种將率眾上山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千餘萬落詣遼東降匈奴自號鮮卑兵投鹿厥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授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書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龍入其口因吞之遂姬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必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人勇健智略絕眾年十四五其部大人卜貢邑錄取其外家牛羊橐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

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峻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圖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印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扶餘新爲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關機素利檀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關居慕容等爲大人從上谷以西至磴磴西接烏孫爲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健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人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侵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曼與南單于山鴈門塞三道並進絕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衆逆擊曼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侵檀石槐乃按行烏侯秦水廣義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黷法不平眾叛者半靈帝末年被爲寇鈔攻北地北地地庶人善擊射者計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焉曼小兒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爲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兄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

數萬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閭桑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其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閭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

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

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陜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弼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弼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

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
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
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
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
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
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
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
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
性強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
四出道人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
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
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狁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冒譯人傳
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
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
腐爛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
牲出名馬赤玉貂狁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

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
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
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
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死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諍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而衣上蓋舉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

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
卑强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
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
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順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
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
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

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
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
賜也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本滅

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蒙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必必有身後生子王指之於淵中猪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召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之魚鼈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都與九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
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
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
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

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洎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洎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洎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

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

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輿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侯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

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駿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

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上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

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

中大人爲主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

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姜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

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

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

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

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

者爲數又有瓦鑊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母丘儉討句麗句

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

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濶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

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

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順別遣追討

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溺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

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旣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魑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

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

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

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正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縣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婁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濱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咎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曇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馴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

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池
國訖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千國數千家總十餘
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
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
都尉伯長侯淮旣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
後朝鮮侯見周衰
燕自專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
西說燕以止之不受後自孫卿瞻慮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浦汗爲界朝
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不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
其子自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亡往華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
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淡水及新反人何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度淡水詣準降說準求
居西界準許之命爲朝鮮藩屏信前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
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準遂受漢兵與滿戰不敵也
王魏略曰其子及親屬在國者因冒姓
韓氏徙于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
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
國時民隨山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土莽
地皇時廉斯倫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逐男子
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忌得韓所畏

爲奴積三年矣魏略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韓因將戶來來出計舍奇縣縣言郡
郡卽以爲謬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備時晚謂辰
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若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計直耳乃出辰
韓萬五千人半韓布萬五千匹鎬收取直還郡表鎬功義賜冠幘四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
年時故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濊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

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
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
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
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
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
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
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
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

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瓊珠爲財寶或以綬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炁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曰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本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執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辰

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
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
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
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爲王魏略曰明使爲流移之人故爲馬延國所制土地肥美宜移種五穀及稻曉鶯桑作
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略云其國作屋皆象木爲之有似半楹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三鄰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箛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
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往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
祠祭鬼神有異施甯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

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
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
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
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
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
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
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鰓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
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靺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制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言自

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縣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夾貫頭衣之種木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縣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家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

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
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杆豫樟榑欒授
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彌
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
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
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
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
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
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
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
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

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
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
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
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
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
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
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
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
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
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
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
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
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
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緋漢文帝
著卓太謂之絳是也此字不
體非魏朝之失
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十張舊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
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鈿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
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
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拊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
王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
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
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
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
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
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
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
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置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蠻貊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時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雅各有王受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典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焉起為亂起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氏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紅露其綠飾之制有似羌耗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也蓋乃昔所謂西戎種於街驪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有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皆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貴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南牧逐水草抄盜涼州諸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匈奴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轡拓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西魏今居界有亮現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胡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西至慈奴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慈奴羌白馬羌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龍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由經橫坑碎三龍沙及龍堆山五船北到中師界戎已校尉所治高昌神西與中道合龜茲為西道北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絕精國使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并屬彌國渠皮亢國皆并屬于宣彌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開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市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盛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大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買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陀國皆屬龜茲也積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彌國滿梨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菟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里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和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島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城東南西北數千里其王治賓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柳梓等樹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略曉秦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能二十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制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千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群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授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

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泥復
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二詳之也國出細綿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
氍毹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與安息
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
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卽其類焉嘉三年時疎
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西域舊圖云蜀賓條支諸國出奇石卽次玉石也大秦多金
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鬃驢馬犀犀犀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鸞羽珊瑚象牙
符來王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氈氍五色氈氍五色首下氈
氈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絳持布發陸布絳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色布五
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欽提述述兜納白附子熏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
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北國最
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東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
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
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泥復國六百
里南道會泥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泥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目蘭
泥復斯賓阿爾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泥復六百里泥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泥復東
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
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
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北新道西行

東至且蘭國西且蘭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蓋多雖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祁國又有嚴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詔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馬 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毳子青毳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祿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鷹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
爲人勇健取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魚豢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居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北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瞞若營蒙矣
況夫鄴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輒蹶囊以遐觀但勞眺
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